



老舍之死

李品超

6
3

乙 主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老舍之苑

米心



责任编辑：邱 禾
刘荫芳

245
老舍之死
舒 乙主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定兴兴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8.5 字数：180千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45.018 定价：2.10元
ISBN7-80049-002-5/I.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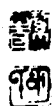


念老舍

独抱寒衾忍不眠，长思死别二九年。爱国忠诚如烈火，捨家抗战两地牵。相亲相谅人生路，似血滴泪断续篇。默视无言心宁静，为民乐业力争先。骤雨狂风天地暗，无辜百姓惨遭冤。霹雳巨响眉展笑，殄碎妖魔泥一团。团结亿万创局面，发奋有生砖瓦添。建设文明定实现，酬君报国慰九泉。

纪念老舍诞辰八十五周年

黎青述怀於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



老舍之死

舒乙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年·北京

复苏叔阳同志的一封信

(代 序)

叔阳同志：

信收到。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最近又因受凉住院，在病房里只能写这样简短的回信，请原谅。

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也就是您举出的第三种说法，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

（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佩服他们。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是没有

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他不会作出什么结论。

我无法再写下去，请原谅。

祝

好！

巴 金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

编者的话

在纪念老舍先生逝世廿周年的时候，我的两位朋友——幽州书房的王志远和王钧邀请我主编一本纪念老舍的书。我被他们对老舍先生的淳情所感动，主持了这项工作，即成本书。本书中有散文，有中、短篇小说和剧本，有理论著述，有通讯报道，它们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老舍的自杀。

老舍的自杀是“文革”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

二十年来，老舍之死一直是中外作家、学者、思想家最关注的题材之一。他们的作品的第一批代表者便是本书中的文字。相信，它不会是唯一的一本。它，或许，只是第一本。

本书由四篇组成，分别称作《长歌篇》、《太平篇》、《沉思篇》和《悠悠篇》。

《长歌篇》包括三位日本著名作家的作品。因为它们问世的时间最早，所以放在第一部分。按它们的历史功勋来说，这样的安排也完全是当之无愧的。命为《长歌篇》，取古人“长歌当哭，远望当归”之意。这几篇文章确也是如诉如泣的挽歌。

《太平篇》是中国作家的作品，最早出现在一九七九年

底，比日本作家的作品晚了十二年；但一开了头，来势就很猛，到一九八六年八月达到高潮，总量已达二百篇以上。本书收了其中的七篇，这七篇大部分都并不把重点放在情节的披露上，而是放在情上，放在理上，放在对心灵的描述上。其中《太平湖》即将由和老舍先生关系最密切的“北京人艺”公演，可说是太平盛世中的一件“‘太平’盛事”。以“太平”名此篇，既是对老舍先生舍身之地的怀想，也是对今日能有此怀想的感慨。

《沉思篇》包括两篇探讨生死哲理的理论文章。一篇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入手；另一篇是专就外国哲人的死进行分析，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那些反抗型、警世型、骨气型的伟大献身者的价值。

《悠悠篇》收集了两篇中国新闻社的报道和一篇散文，文字虽极简短，却使人感到北京市民对老舍的一片淳情扑面而来。老舍先生去了，但他的精神还在，他的作品还在，而且北京竟还有一家专卖老舍著作的书屋诞生，这实在也是令人回肠荡气的。“念天地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正是这结尾一篇的内容所显示的历史趋势。

纵观前后四篇之作，它们的出世始于一九六七年，止于一九八六年，前后近二十个年头，这二十年恰好是老舍去世后的二十年，这种连续性和绵延不断，证明了老舍先生虽死犹生。

纵观前后四篇之作，既是由表及里，由炽烈的情转向深邃的理；也是由里及表，由几个人的慨叹引发了千百万人的缅怀，显示了人类思想进步和民族觉悟的新高度；而这种认识带着惋惜，带着反省，义无反顾地显示了那不朽结局的无

比的震撼力和启示性。

纵观前后四篇之作，不难发现：那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太平湖畔自觉而勇敢的一举所划出的大惊叹号，已经演变成一本相当完整的书。这部书的署名作者是水上勉、井上靖、开高健、巴金、苏叔阳、汪曾祺……但是它的主人公和真正的作者却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老舍先生自己。

它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一本以一个智者和勇者的生命换来的人生的教科书。

舒 乙

1987年元月22日

(农历丙寅腊月廿三)

长歌篇



目 录

巴金
舒乙

复苏叔阳同志的一封信（代序）
编者的话

长歌篇

- 1 [日] 水上勉著 文洁若译 蟋蟀葫芦
14 [日] 井上靖著 吴树文译 壶
30 [日] 开高健著 于 雷译 玉碎

太平篇

- 43 巴 金 怀念老舍同志
54 舒 乙 父亲的最后两天
73 舒 乙 死的呼唤
81 张林琪 白 瑜 宁折不弯
87 苏叔阳 太平湖
151 苏叔阳 老舍之死
185 汪曾祺 八月骄阳

沉思篇

- 196 李泽厚生死反思
206 胡 平死亡与不朽

悠悠篇

- 226 高 瑜老舍逝世十九年
228 耿 钧老舍祭日
232 王志远 王 钧气凌千古幽州台

附录

老舍创作讨论会

蟋蟀葫芦*

〔日本〕水上勉 著
文洁若 译

三年前冬天老舍先生曾光临舍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办事处打来了电话说，正在访日的老舍先生想到我家来拜访，问我方便不方便。当时我承揽下来的工作太多，忙的厉害，我回答说，就是请老舍先生来了，也不可能从从容容地接待，但我仍然希望见到他。我还说，请原谅，我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老舍先生我也不大熟悉，他的地位究竟相当于日本的哪一位作家呢？那个人告诉我，老舍先生在中国已是文坛泰斗了，地位相当于日本的志贺直哉^①。我那攥着听筒的手颤抖起来。我想，一位贵客要来造访，不该这么随随便便答应下来，不免有些心慌意乱，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家很少有贵客临门，顿时紧张起来，妻子也慌了手脚，说拿什么招待客人才好呢？我对她说，客人知道我很忙，恐怕也就坐上半个来钟头吧。看来日程也排得很紧，呆不了多会儿。只备些茶点，殷勤款待就是了。于是，我们恭候先生光临。

• 北京养蟋蟀，分秋虫和冬虫，秋虫皆从田野捕捉，要求善战能斗；冬虫多为人工在温室繁育，要求鸣声悦耳。秋虫养在用泥烧的瓦罐中，通称蟋蟀罐（或蛐蛐罐）。冬虫则养在用葫芦做的容器中，里面垫土，本文中所描写的容器应是养冬虫的葫芦——蟋蟀葫芦。

① 志贺直哉（1883—1971）日本著名的白桦派作家。

三天后，老舍先生携同一位高个子、长脸的中年作家，带着一位女翻译到舍下来了。

我乍一看到老舍先生，吃了一惊。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质朴，象是个农村出身的人。也许是旅途劳累的关系，他的脸色不大好。他在门口脱下淡褐色夹大衣，里面穿的西服不怎么讲究。略旧的深蓝色裤子不够笔挺，虽结着黑领带，衬衫的领口却随随便便。我总觉得先生的外貌有点象我那位在若狭^②去世的叔叔。我松了口气，紧张情绪顿时消失，就把先生迎入客厅。

老舍先生在沙发上坐下来，胳膊肘放在扶手上，弓着背，定睛看着我，大概那位女翻译已经向他介绍过我的情况，他眼睛里流露出和蔼可亲的神色，为突然造访而向我表示歉意。

说实在的，和老舍先生会面，我想向他请教一下蟋蟀葫芦的事。

附带提一下，大约一年以前，我应大分县教育委员会的邀请去讲演的时候，曾和木下修知事一道吃过饭。席间，这位知事把他访华时带回来的蟋蟀葫芦拿给我看。与其说是蟋蟀葫芦，毋宁说乍一看是个难以描绘的容器。在饭桌上，知事把那个容器摆在我 and 另一位客人面前，说道：“你们猜猜看这是干什么用的。”我拿在手里看了看，猜不出来。这个筒形的容器是葫芦做的，活象若狭的农民挂在腰上的烟具。打开盖子往里一看，窟窿相当深。仿佛是用凿子之类的工具掏成的，奇怪的是越往里面越深，几乎看不到底。

“这是装什么的呀？”我问道。

^② 日本旧地名，在今福井县西部。

木下知事回答说：“装蟋蟀。是在北京的旧货铺弄到手的。……在中国，似乎是用来装蟋蟀，让它们相斗来解闷。”

我和另一位客人看着那个奇特的容器，我们这还是初次听说中国有养蟋蟀的习惯。我揣摩着过去中国贵族的生活——他们把蟋蟀从罐里放出来，让它们相斗来解闷，或是放在葫芦里听它们叫。于是不免有所感慨。木下知事由于买这个蟋蟀葫芦而跟旧货铺的人有了交情，他把那个人对他说的话转告给我们。我对那个装蟋蟀的葫芦感到好生奇怪。难道蟋蟀还打架不成？

先生默默地定睛看着我。我毕恭毕敬地问道：“老舍先生，我看到过一个据说是从中国的旧货铺买来的葫芦。似乎是养蟋蟀用的，让它们相斗来解闷。中国是不是从前就有这样的习俗呢？”

“有过的。”老舍先生通过翻译回答道。他的表情好象一瞬间略为严肃了。

“蟋蟀是养雌的，还是养雄的？”

“都养。”老舍微微一笑。

“那么，今天……民间还有这个习俗吗？”

“不，那是过去的事。您见到的罐子，恐怕也有年头了吧？”

“老舍先生，我生在日本的若狭这个地方，小时候养蜘蛛玩过。蜘蛛天生好斗，打得可欢啦，看着挺有趣儿……蟋蟀也象蜘蛛那样好斗吗？”

“好斗。中国的诸侯在近臣中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斗蟋蟀取乐。”